

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city, likely Hanyun, taken from a high vantage point. The city is densely packed with buildings, mostly multi-story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structures. A wide, straight road or avenue run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city, lined with trees and streetlights. In the background, a range of mountains is visible under a vast, hazy sky. The sky is a mix of soft pinks, oranges, and yellows,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calm and historical.

灌云文史资料

江渭清

第十二辑

灌云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

灌云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(内部资料)

灌云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

二〇〇五年九月

目 录

一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

- 1、七兄妹奔赴抗日战场及抗大记事 何赋嘉(1)
- 2、灌东办事处情况回顾 何赋硕(13)
- 3、陈伟达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片断 晓光(19)
- 4、抗日第一
——记父亲孙笃生二三事 孙宇、孙宁(28)
- 5、抗战斗争记事 朱达贞(36)
- 6、缅怀父亲潘隆昌 潘定志(66)
- 7、朱琳在抗日战争中 陈 鹏(72)
- 8、孙若溪抗战中统战工作记事 孙苏林(78)
- 9、南岗官庄抗日战斗记 韩寿康(87)
- 10、侵华日军在板浦的一次暴行 孙志俊(91)
- 11、难忘的国恨家仇 尹士明(93)
- 12、马佃清的一次抗日经历 洪光新(96)

13、日寇在灌云侵略行径的几个片断 贺长祥(98)

14、纪念朱埏战斗 63 周年 孙苏林(104)

二、人物春秋

1、清末武状元卞赓轶事 孙绪文 潘万闰(106)

2、曹学贤同志是我终生敬佩的基层干部 王占荣(142)

3、永慕马仲殊老师 徐世泽(153)

三、往事回忆

1、援建坦桑利亚的难忘岁月 钱光恒(165)

2、《红旗》杂志发表吴南生产队储粮储草调查报告

的前前后后 蔡则谈(169)

3、回忆大贺体育情况 程极咸(176)

4、亲历缺医少药的年代 顾正永(182)

5、十年“文革”学生生活回忆 常 翔(189)

6、周发乾听《周发乾杀妻》 戴洪桥(206)

七兄妹奔赴抗日战场及抗大记事

何 赋 嘉

抗日战争胜利,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典范,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的伟大胜利,是千百万先烈献出宝贵生命而取得的,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、悼念他们。

一、矢志报国上战场

我家在灌云县东门河北岸的何庄(现名东门闸),距大伊山(今县城所在地)东 25 华里、杨集西 9 华里。所谓何庄,言下之意是姓何的多,其实在何庄,姓何的家庭并不多,也就是东、西、中三个家院。我家住的是中家院(人们叫大家天,也就是大家院),这个家院是我祖父三兄弟分家后仍然共住的家院。抗战时期,这个家院三位祖辈的子孙先后有 8 人奔赴抗日战场,即子辈何惠明,孙辈何志凡、何赋硕、何赋嘉、何赋亭、何赋钊、何赋秣、何赋莲七兄妹。何志凡、何赋亭、何赋秣三姐弟和何赋硕的祖父排行老大,何赋嘉、何赋钊、何赋莲三兄妹的祖父排行老三,何惠明的父亲排行老二。

上述的兄弟姐妹自幼就朝夕相处,在一起玩耍,又先后在一起上学。开始在私塾读书,从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,三字经、百家姓开始读,以后又先后到家乡的公办学校(当时称洋学堂)读书,兄妹们每日背着书包上学,都是同时、同路、同往返。相

互谈笑、相互关照、相互交流学习情况,无忧无虑地过着愉快的学习生活,一心一意想着取得学习的好成绩,将来有所出息。

这一美好的情景很快就被打破了。1937 年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抗日战争爆发。1939 年 3 月,日本侵略军从灌河口登陆,国民党的军队早就闻风而逃,日寇无遇任何抵抗就先后占领我县的响水口(今响水县城)、新安镇(今灌南县城)、大伊山、杨集、板浦(当时的灌云县城)等地,全县沦入日寇铁蹄之下,顷刻之间社会非常混乱。敌、伪、顽(原国民党军徐继泰部,不打日本,其枪口专门对着抗日军民)都在欺压百姓、烧杀掳掠、强奸妇女;土匪也趁机纷纷出动烧杀抢劫;几股恶势力,无恶不作。住在邻村的表妹张 XX,年仅十几岁,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日伪军拖到村边的芦苇沟边惨遭强奸,表叔吕组成被土匪打死,邻村德兴庄(距我家约 200 米)无辜百姓谭业功家被日寇飞机投弹击中,其老婆被炸死,房屋被炸毁。我们村各家都遭到土匪的敲诈勒索,还威胁要来放火烧抢,无一日安宁生活。当时又连续遭遇旱涝灾害,农田减收,人们缺衣少粮,有饿死或病死的。国家处在危亡时期,又遭遇天灾人祸,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不仅生活没有保障,生命也难以保障。

当时学校已经停办,我们都失学在家,既无学上、又无生活出路,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,万分焦虑个人的前途和命运。周围的同学和青少年有的当了汉奸投靠日伪军,有的当了土匪,但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条原则:绝不去当汉奸做亡国奴,也绝不去当土匪残害百姓。因我们都牢记家庭长辈和学校老师

教导的我国曾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,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还侵占着我国的东三省和台湾岛,现在还要灭亡全中国,我们对帝国主义,特别是日本帝国义怀有强烈的愤恨心情和不忘国耻的心态。

正在这时候,由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,于1940年8月18日打进淮海地区,创建了淮海区抗日根据地,并继续向北推进,于8月28日进入灌云西南地区,在离我家西南约60余里的汤圩建立了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,委托我的婶母舅孙笃生(志凡、赋亭、赋耘的舅舅)为首任县长,但是我们的家乡仍属在敌伪统治之下的敌占区,与抗日根据地隔着敌人的两道封锁线。当我们听到八路军是打日本、打土匪的队伍,还办学校,招收有抗日热情的青少年入学消息后,都万分高兴,想方设法奔赴抗日根据地,既能上学读书,又能参加抗日。

首先,堂兄何赋硕(15岁,与我同岁)和堂妹何赋亭(14岁)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,经孙笃生介绍,到达离我们家近百里的淮海干校学习。1941年1月也是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,父亲把我送到抗日县政府所在地汤圩,并由孙笃生县长亲自带我到数十里外的淮海区党委、行署、军区驻地沭阳县的周老圩,准备进入淮海干校学习。此时正好遇到“抗大”(即抗日军政大学5分校,也就是新四军抗大)招生,赋硕兄和我都报了名。经批准,我们两人和彭鹏、王长春、潘希敏、潘文一行6人,于一天早晨从周老圩出发,晚间到达涟水县敌盐河封锁线,夜间由五港秘密交通队护送,乘木桶渡过盐河东,并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发,以便尽快摆脱敌人的干扰。路经阜宁县

的东沟,当时盐阜区党委负责人杨纯同志接见我们,并嘱咐说:“到抗大要好好学习,回来工作”。经过四天行程,终于到达新四军军部和“抗大”驻地盐城。到学校报到后,赋硕兄被分配到二大队六队,我被分配到二大队七队。新四军“抗大”由陈毅军长兼任校长、政委冯定、洪学智任副校长,谢祥军任教育长,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,薛慕桥任训练部长,辖一大队、二大队、上干队、女生队和警卫部队。一大队是军事队,二大队是政治队,学员来自各个方面,有部队和地方的干部,有新招收的青少年学生,有从南京、上海等南方来的,也有南洋来的(即东南亚华侨),都编在一起学习。

何志凡于1941年(17岁)到淮海干校学习,何赋钊(14岁)于1942年由我父亲送他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当兵。何赋秣在家不停地要求出来,四叔(赋秣的父亲)看他还小,不让他出来,但他天天闹,没办法,经四叔同意,1943年(时年赋秣14岁)也是由我父亲带他通过敌人封锁到达抗日根据地,先上学,后到新四军部队。何赋莲是在抗战胜利前夕,1945年(时年15岁)入党,一直在地方工作。何惠明于1943年入党并参加地方工作,他的年纪比我们大,时年二十几岁。

当时我们家不仅处在敌占区,而且距我们村西面仅约200米左右的杜德兴庄就是敌伪军的据点,敌人抬脚就到,经常出来进行骚扰。在敌人眼皮底下,一个家院竟然跑出来8个人参加抗日,这是外人不知道少有的事实,但个人和家庭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,都是秘密出来,对外人说是到外地亲戚家读书去的。

二、抗大学习生活

60多年过去了,但在“抗大”学习、生活、战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走进“抗大”驻地,一眼就看到张贴着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八个大字的“抗大”校风。“抗大”的办学宗旨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人才,整个学习过程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、强烈的思想政治教育。我们政治队军政教育是:三分之二政治教育,三分之一军事教育。政治教育课程为: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史、科学社会主义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、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。军事教育课程为:论持久战、战略技术、班排连攻防、利用地形地物、射击投弹等,并经常到野外实地演练。上课时没有课堂和课桌,在庭院或找个空地,学员坐在地上或背包上听课,以膝盖当桌写学习笔记;教员讲课没有黑板,就站在队前讲解。学习环境很不安宁,敌机经常在盐城上空投弹扫射,防空警报一响,赶快进入防空洞。为了防空,经常将全队拉到城外去,找个安静的地方上课学习,早出晚归。军政教育不仅按计划进行,还结合各个纪念日,如“五一”、“五四”、“七一”、“八一”等进行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。我们还几次聆听陈毅军长兼校长时政方面的报告及刘少奇政委“论共产党员修养”的报告。这些教育对学员“潜移默化”,培养了学员艰苦奋斗、英勇顽强、为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,对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这些教育对我来说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,还牢记不忘,这说明革命的启蒙教育是多么重要和宝贵啊。

学校的日常生活管理非常严格,紧张而有秩序。早晨出操,演练各种步伐和姿势。吃饭前列队唱歌,吃饭是以班为单

位蹲在地上围成一圈，中间放一小盆菜，吃饭时间从 10 分钟缩短到 7 分钟，突击时又缩短到 5 分钟，到时哨音一响，没有吃饱也得放下碗筷。饭后军政教育，晚饭后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或做游戏，晚上 7 点半点名，以后是一个小时的学习讨论和生活检讨会，9 点半熄灯。睡觉是以班为单位，集体睡在稻草铺的地上。有时夜里正在睡梦中，突然搞紧急集合，这是为了提高学员的敌情观念，加强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。

三、反扫荡斗争

在“抗大”学习期间，经历了近一个月的“反扫荡”斗争。1941 年 7 月，日寇集中 3 个师团的精锐部队和大批伪军，共一万七千余人，对盐阜地区进行空前大扫荡。7 月 20 日，敌军从东台、兴化、射阳（原合德）、陈家港等地分数路直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，妄图一举消灭刚刚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及主力。新四军三师在盐城外围狙击杀伤一些敌人后，转移到侧翼打击牵制敌人。军部已提前撤离盐城，转移到阜宁县地区。军首长决定“抗大”仍留在盐城地区，经受“反扫荡”的锻炼和考验。“抗大”撤离盐城后，到盐城东北部地区活动，敌人占领盐城时扑了个空。敌人还逐步占领了阜宁县城等盐阜区的一些集镇和交通要道，“抗大”这时进行分散活动。

我们六、七两队由二大队教导员于辉同志率领，在盐城东北部地区一带活动。一天，我们住在吴家大桥以东约 3 里路的村庄，刚要吃早饭，老百姓说东边 5 里路的盘家湾来敌人了，我们队的张队长命令我们班副班长孙桂儒带领我和另外 3 个人前去侦察情况，刚走不到 2 公里，就见老百姓纷纷向西跑来，说敌人向这里来了。我们不停地向他所指的方向追赶，

已经快追上了，忽然听前边激烈的枪声，这是我们队和敌人打起来了。前边边打边撤，这时后边的敌人也追赶上来与我们交火，我们队被敌人包围在中间，敌人前后夹击向我们冲杀。

张队长和有的排长是不久前由洪学智副校长从延安带来的，他们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很有指挥战斗经验的老红军，虽然指挥我们顽强抵抗，但因我们是政治队，每班只配发3—4支破旧步枪（大家称之为“烧火棍”），只有几粒子弹，是为站岗放哨用的，大部分学员没有枪（我就没有枪），又是被敌人包围在平地上，路边只有一些约一米多高的玉米地，无地形可利用，无法抗击日伪军的冲杀，已有很大的伤亡和被俘的。眼看有被敌人全歼的危险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忽听到于辉教导员和张队长下达命令：“以班为单位迅速突围！”此时我们班的班长（姓名忘了）和学员单伟已经牺牲，副班长孙桂儒大喊一声：“都跟我来”带领我们向东南方向跑去。

敌人边追边射击，我们就拼命地跑。跑出约几百米，前面有条宽约十几米的河，就猛然扑过去游向对岸（我很小就会游泳），连续游过两条河流。河虽然不宽，但水很深，河两岸都有一人多高的芦苇，遮挡住敌人的视线。走不多远，又有一条河拦在面前（后来才知道，这地方的河流是弯弯曲曲的，一条河要拐好几个弯），就游到对岸，没上岸，以芦苇作掩护泡在水里，一方面喘息一下，一方面听听敌人的动静。因是夏天，泡在水里还是很舒服的。过了约半小时，听不到枪声，周围安静下来了，我们才先后上岸。

上岸后，见到不远处有块高粱地，我们就走了进去。一看，班里又少了二人，是牺牲、被俘，还是跑散或不会游泳淹死

呢？生死不明，现在只有5个人了。我们坐下来后，认为敌人不会追到这里来了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再也走不动了，就在这里休息。一天没有吃东西，也不知道周围情况怎样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待衣服干了看情况再说。太阳落山了，衣服也基本干了，孙桂儒对我们几个人说：我们现在与领导失去联系了，队里的情况不知怎样。我们几人应团结一致，不怕艰难困苦，相互帮助，设法寻找我们的队伍。天黑后，我们走出高粱地，专走小路，见到人家多的村庄情况不明不敢进去，都绕道走。天快亮时，见到前面有一户离村庄较远，也较偏僻的人家，就敲门。开始这家人不敢开门，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是新四军，才开门让我们进去。女主人做了一锅玉米掺煮南瓜给我们吃，吃饱后除留一人值班外，其他人休息。经了解，这家人是我们的基本群众，很同情我们。他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们白天不要到外面，防止有坏人看到，这里离盘家湾敌人据点不到10里，离吴家大桥也就十几里路。”我们一听很奇怪，怎么一夜才走了这么点路。这主要是走得慢，有时转来转去又走回头路了。晚上，我们商量怎么办，到哪里能找到我们的队呢？听说军部转移到阜宁县地区，我们学校也可能到那边去了，只有向这个方向去找。我们白天找可靠安全的人家隐蔽休息，夜间赶路，就这样日伏夜行向西北方向进发。经过几夜的行走终于到达阜宁县境内、离敌人据点较远的新兴场以西我军控制区，联系上校领导派来的几名干部，其中有我们队的副指导员。

这几名干部在这一带收容寻找学校突围后被敌人冲散的人员，当时他们已经找到六、七十人，其中有一大队的一个排，

我们队的十几个人。他们告诉说,学校还在盐东地区,我们还要过去。休息两天后,他们带领我们返回学校,经过两夜行军,到达盐东引水沟地区(离海边不远)的学校驻地。当我们七队汇合时,本应是很高兴的,但想起牺牲、被俘、失踪的同学,大家都很悲痛。全队原有约一百人,现在少了约三分之一,光我们班就少了4个。

张队长和指导员(姓名忘了)把我们集中起来讲话,大意是:同志们的心情都能理解,我们的心情和大家一样。那天遭到敌人攻击的不光是我们七队,还有其它队,但我们队损失最大,因为全队被敌人包围在中间。那天我们本来是准备过吴家大桥西摆脱从东边盘家湾来的敌人的,没想到另一路敌人是由西向东过吴家大桥,和我们迎面遭遇。双方交火后,后面的敌人也赶上来了,使我们被敌人前后夹击,进退不得。我们缺乏武器装备,无法进行有效抵抗,眼看着伤亡很大,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。此时刚好在我们队的大队于教导员果断下令分散突围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些同志牺牲了,我们要悼念他们,化悲痛为力量,有的可能负伤或被俘,有的还可能埋伏在老百姓家中,情况好转会找回来的。我们在这一带休整一段时间,根据情况迎接新的行动任务。

休整期间,进行人员调整,重新编班,薛凯为我们班的班长,并补充破损的衣被。这时我的心情仍不平静,一直牵挂着在六队的堂兄何赋硕的安危。我们两个队是一同行动的,他们也遭到敌人攻击,也会有伤亡。我们虽然同属一个大队,但居住都很分散,无法联系,只好十分焦虑地等待机会了。大约在8月20日左右,下午通知做好行动准备,晚饭后全大队集

合,到集合场时,我非常关注在六队的何赋硕,他也非常关注在七队的我。当我两相互看到时,虽无法说话,但彼此面带表达高兴和欣慰的笑容,多日挂在心头的一块石头,终于落地了。全大队到齐后,校领导讲话说领导决定“抗大”分为两部分:校部和一大队南下到苏中一师地区,二大队北上到阜宁县区域,今晚就开始行动。时间紧迫,要以强行军的姿态,快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,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大家要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听从指挥、团结互助、不能掉队。经过一夜的强行军,于第二天早晨通过串场河敌人重要的封锁线,进入较安全的地区,并继续行进,胜利到达目的地——阜宁地区王桥口。校部和一大队因敌人扫荡苏中地区,不久也转移到王桥口与我们汇合了。

经过近一个月的“反扫荡”斗争,我们终于胜利了。这时由下而上进行总结、检查、评比“反扫荡”斗争阶段情况,表彰先进,批评落后,有的干部和学员还受到党纪、军纪处分。我在此期间的表现,受到同志们和组织上的肯定,时年16岁的我,由我们队的支部委员兼小组长薛瑞芝同志介绍,经组织批准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总结评比结束后,“抗大”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。

四、提前毕业

10月份我新四军集中优势兵力,发动陈道口战役,一举攻克陈道口及附近的顽军据点,粉碎了敌顽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图谋,使淮南、淮北、淮海根据地联成一片。根据地扩大,急需干部。淮海区党委、行署、军区派人到“抗大”要求淮海区学员提前毕业回淮海区开展工作。经批准后,我和孙桂儒

等约 20 人于 11 月 10 日左右提前毕业回到淮海区。我是被分配到灌云一区(李集区)任区中队排政宣(排指导员)。何赋硕先前已调到军部学译电没有一同回来。

五、七兄妹后来的情况

后来我们七兄妹的情况是:何志凡、何赋亭两人毕业后都回到地方工作,抗战胜利后随黄克诚三师进军东北,在东北艰苦奋斗直到东北解放,又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华南,全国解放以后转到地方工作。何赋硕后来从军部回到灌云,在环境最艰苦的灌东地区地方和部队工作,解放战争时期,他随主力部队转战盐阜、淮海,参加多次战役战斗,1948 年在战斗中负伤后转到地方,从县、地区到省机关,以后到徐州市做领导工作。何赋钊在抗战时期负过伤,解放后调到空军工作,以后又转到地方工作。何赋稔刚出来时在学校读书,曾到新四军三师工作了一段时间,后调到其它部队,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转为铁道兵,后来又转到铁路工作。何赋莲在抗战胜利前夕入党,一直在地方工作。何赋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在地方部队工作,1948 年转到野战军,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,1950 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参加了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和三八线附近半年的防阻击战,回国后调到海军,先后在驱逐舰和潜水艇部队工作,在潜艇部队工作 14 年后调到海军东海舰队领导机关工作。

现在我们七兄妹都先后离休了,令人欣慰地是现在都健在,分别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徐州、成都、连云港等城市安渡晚年。何赋硕离休后还继续发挥余热,专心致志地领导老区扶贫和开发老区工作,为老区人民造福,2004 年还被推选为全

国离(退)休老干部先进代表,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。

我和何赋硕的关系比较特殊,不仅从小是住在一个家院朝夕相处,而且是同年出生(他比我大月份),同时上学,上学时又是同级同桌,又同时进“抗大”校门,曾同在一个部队,也就是抗战期间同在灌云警卫团,他在灌云环境最艰苦的灌东地区任连指导员,我在灌云环境也比较艰苦的一区任指导员。我们两人的关系概括为一句话:“既是兄弟、又是战友”,兄弟加战友倍加亲切。

回忆当时处在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,我及我的兄弟姐妹们选择了奔赴抗日救国,走上革命的道路。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党,正是在当时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举抗日大旗的感召下,我们才有难得的机遇。

感谢当时我县首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——我们的婶母舅孙笃生,他既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“搭桥人”,也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启蒙导师,我们永远怀念他,同时也怀念那些帮助、救过我们的老百姓。

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帮助,我们很难渡过那场“反扫荡”斗争。虽然已经过去 60 多年了,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浮现在脑海中。我要高呼:人民万岁!

灌东办事处情况回顾

何赋硕口述 陈鹏整理

“灌东办事处”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行政机构,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,她作出过不平凡的贡献。1939年,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,灌云境内古老的运盐河成了日寇在苏北东部沿海地区的水上交通线,为了保证这条南北水上交通线的畅通,日寇相继在盐河沿线各城镇建立了据点,并在盐河东侧、北起新浦、南至淮阴筑起了一条近300华里的公路。水陆两道交通线,犹如两道封锁线,把灌云县一分为二。盐河东始称“灌东”,盐河西始称“灌西”。

那时的灌东应指盐河以东,黄海以西,云台山以南,涟水以北百里方圆,人口约50万的广大地区,它南通两淮,北接齐鲁,是连接苏北、鲁南两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,陇海铁路横卧其北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一、灌东办事处的建立与初期活动

灌东地处盐阜区的西北角,淮海区的东北角,是淮海、盐阜根据地的前哨,敌我双方都十分都看好这块地区。日寇为了达到长期占领之图,仅在灌东境内的盐河线,日伪就多处派兵守卫。沿线的南城、板浦、伊山、张庄、六里河、义泽河、龙沟河、五障河、新安镇都有日军驻防。除此而外,日伪在灌东境